



〔英〕大卫·斯图亚特·戴维斯 著
舒丽萍 译

福尔摩斯新传

面纱下的神秘侦探 I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惊险故事 全新演绎 / 海外 数次再版

值得每一位福迷入手珍藏

命运女神微微颌首间，福尔摩斯与华生

注定的相遇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错位，整个世界都为之改变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福尔摩斯新传

面纱下的神秘侦探

SHERLOCK
HOLMES

【英】大卫·斯图亚特·戴维斯◎著

舒丽萍◎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新传. 1, 面纱下的神秘侦探 / (英) 戴维斯著; 舒丽萍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04-5039-6

I . ①福… II . ①戴… ②舒… III .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9256 号

福尔摩斯新传1：面纱下的神秘侦探

作 者：(英)戴维斯
译 者：舒丽萍
责任编辑：闫 红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网 址：<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70mm×960mm 1/16
字 数：240千字 印张：18.75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5039-6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序言

1880年，一个军医失魂落魄地抱着酒瓶子，因不能拯救更多人的无力感茫然无措着；一个侦探在夜黑风高的夜晚仿若从天而降，抓住了两个正在偷盗的窃贼。谁也不知道，或许是命运女神想开个玩笑，在几个月后，他们在伦敦最大的犯罪团伙的“撮合下”相识了。医生是大名鼎鼎的华生，当然在小说的开头他还一文不名，侦探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破案大师福尔摩斯。

不需要怀疑，这是一本来自英国的、构建在新的起点上的福尔摩斯小说。当华生不再是华生，不再是柯南·道尔笔下的华生；当华生成了一个因玩忽职守而上了军事法庭，被军队踢回英国的军医；当华生被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引为朋友，却在恍惚间钻进了犯罪分子的圈套，一瞬间从天堂坠入地狱，成了一个潜伏在福尔摩斯身边的棋子……当这样的华生与福尔摩斯相遇，一起住进贝克街221B成为室友甚至朋友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想想就让人心动。

戴维斯是全英国最知名的福尔摩斯作家之一，他研究福尔摩



斯多年，对福尔摩斯的性格、习惯和推理方法非常了解，也笔耕不辍，写了很多福尔摩斯小说和相关文章，他的每一本书都很棒，但这本书却是其中最与众不同的一本。在《面纱下的神秘侦探》中，除了福尔摩斯令人叹为观止的细心观察和逻辑推理外，关于人性的冲突以及情感与理智的冲突的描写也非常精彩，前者主要表现在华生身上——医生治病救人的职责与受限于现有条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条生命逝去的矛盾、善良的天性与犯罪团伙的引诱和胁迫的矛盾，后者主要表现在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冲突上——一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无疑，福尔摩斯代表理智，华生代表情感。

有人说，小说就是在冲突中不断发展的，直至高潮和结局。几乎每一本福尔摩斯小说都是在福尔摩斯与犯罪分子的各种冲突中开始并结束的，戴维斯将上述的两种冲突加入书中，给这本以破案为主的、色调冷硬的书增添了一丝柔和的色彩——福尔摩斯不是冷静理智到几乎无情的破案机器，在华生和他共同生活时，他内心中柔软、天真的一面就像大海微泛的波澜，几乎不可查，却又直直地触动了心灵最深处的某一根弦。

就像鱼在水中游一样，每个人都在生活中生活，福尔摩斯也是人。戴维斯将他写活了，他不仅有敏锐的洞察力、迅捷的行动力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还确实实地活着，有朋友华生，会拌嘴，会丧气，会道歉，如此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大侦探真的回来了！



目录

-  **第一章 人生的拐点 001**
-  **第二章 等待命运 017**
-  **第三章 希望浮现 031**
-  **第四章 误入圈套 041**
-  **第五章 陷入噩梦 051**
-  **第六章 别无选择 061**
-  **第七章 游戏开始 069**
-  **第八章 棋子和催化剂 081**
-  **第九章 交织的命运 093**

	第十章	复仇的火焰	105
	第十一章	亡命之计	109
	第十二章	血字之谜	121
	第十三章	抽丝剥茧	135
	第十四章	抛出诱饵	143
	第十五章	铤而走险	149
	第十六章	宿命之夜	157
	第十七章	替天行道	167
	第十八章	以正义之名	171
	第十九章	浪漫的梦想	179
	第二十章	爱的定义	187
	第二十一章	背后的势力	195
	第二十二章	阳光与阴影	207
	第二十三章	情绪化的人	215

	第二十四章	紧急消息	225
	第二十五章	继续战斗	237
	第二十六章	危险境地	247
	第二十七章	千钧一发	255
	第二十八章	无路可退	261
	第二十九章	聪明的诡计	267
	第三十章	生死一搏	277
	第三十一章	曲终人散	281
	尾声	287	



第一章

人生的拐点 | ONE

（阿富汗，1880年6月27日夜）

满月像光谱观测仪一般，盘旋在英国军营上空。温暖的夜风将奄奄一息的垂危病人和伤员们微弱的哭泣声吹拂到远处干旱的不毛之地。约翰·沃克摇摇晃晃地走出医院的帐篷，他的脸被鲜血和汗水弄脏了。有那么一会儿，他仰起头，凝望着没有星星的广袤天空，仿佛在寻求一个答案、一个解释。他刚刚又失去了一个战友。现在，至少有六个他没能挽救成功的伤员。他记不清了。上帝啊，数这么小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呢？数以百计的英国士兵在那一天都阵亡了，他们是被阿富汗战士屠杀的。在迈万德那场致命的战斗中，济哈兹·阿尤布·汗的部队在数量上压倒了英国士兵，他们从侧翼开始攻击，最终英军大败。这些狡猾的部落族人把举着英国国旗的





军队引到沙漠的沙尘暴地带，将近三分之一的士兵倒下了。事实是，因阿富汗人不愿展开进一步的大屠杀，英国军队才逃脱了全军覆没的命运。阿尤布·汗获得了胜利。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让幸存者去报告他战无不胜的消息。

对于英国人来说，衣衫褴褛的撤退是唯一的选择。他们撤回沙漠，舔着自己的伤口，然后跛行回到坎大哈。他们不得不离开那些被乱抛在血淋淋的灌木丛中的战友的遗体，那些很快就会成为秃鹰和害虫的食物。

沃克太累了，他的胃里感到非常恶心，以至于无暇感受愤怒、痛苦或沮丧。他只知道，当他被训练成为一名医生时，他的职责就是挽救生命，而不是绝望地站在一旁，看着肠子从伤员身上巨大的伤口溢出来。年轻小伙子们苍白的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沾满鲜血，他们的眼睛逐渐闭上，仿佛生命就此消退。

他需要喝一杯。他一头扎进了帐篷，抓起自己的医用包。仍然有三个伤员躺在临时搭建的病床上，但是再多的治疗也无法拯救他们脱离死神。在他们面前，他感到内疚。他已经指示护士给他们注射了大剂量的鸦片酊来麻木疼痛，直到无可避免的那一刻到来。

沃克徘徊到破败不堪的营地边缘，没有遇到任何其他长官。当然，活下来的也是极少数。此前一直担任长官的麦克唐纳上校，在战斗打响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阿富汗的军刀斩首。现在是阿里斯泰尔·桑顿上尉负责伯克希尔军团衣衫褴褛的残兵们，毫无疑问，此刻他一定在营帐里护理伤员的伤口。他的肩部早就中了一粒捷则尔



子弹，这粒子弹打碎了他的肩骨。

就在营地边缘的不远处，沃克颓然倒在一棵枯树下，背靠着粗糙的树皮，打开医用包，取出了一瓶白兰地。他拔去酒瓶的塞子，对着瓶颈闻了闻，让酒精的气味飘到他的鼻子跟前。然后，他犹豫了。

他良心深处的某些东西让他停了下来。这个疲惫的战地医生绝没有意识到，他正面临着命运中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接下来的举动，将永远改变他的人生历程。他皱着眉头，恍惚地想着脑海中模糊而未成形的想法，注意力重新回到了酒瓶上。

诱人的酒精气味起到了作用，它给人抚慰，令人忘却痛苦。他举着瓶颈塞进嘴里，饮下一大口。火一样的液体顺着他的喉咙喷洒下去，快速地在他的感官中奔流。片刻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得到了缓解和放松，内心的紧张也融化在白兰地的温暖中。他找到了一个出口，从自己的内心、鲜血、痛苦的哭声和屠杀的场面中逃了出来。一种心满意足的逃脱。他又喝了一口。不到二十分钟，瓶子就空了。约翰·沃克在一个令人愉快的醉梦中漂移。梦里，他与队伍分道扬镳，正前往一片充满暴风雨的未知水域。

几个小时后，当他的意识慢慢开始恢复时，突然感到腿上有一阵尖锐的刺痛。随后刺痛一波又一波袭来。他强迫自己睁开眼睛，明亮的阳光照了进来。黄色光线的碎片刺进他的大脑，他又感觉到腿上刺痛。这一次，伴随着一个刺耳的声音：“沃克，你他妈给我

醒来。”

他认出了这个声音，是阿里斯泰尔·桑顿上尉在说话。他再次努力睁开了眼睛，但这次他更缓慢地睁开眼睛，以使光线温和地渗入，而不会晃眼。他看到面前有三个身影，每个身影都映衬在阿富汗黎明时分的蔚蓝色天空下。其中一人恶狠狠地踢他的腿，想努力唤醒他。

“沃克，你这只卑鄙的猪。”大声说话的这个人中等身材，左臂上绑着溅满血液的吊带。他就是桑顿上尉，他的指挥官。

沃克试着接触到自己的脚，但他的身体仍臣服于酒精的威力下，拒绝合作。

“让他起来。”桑顿说。

两名士兵扭住沃克，生拉硬拽地让他直起身子，桑顿用他那只没受伤的手将白兰地酒瓶猛推到沃克面前，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桑顿要用酒瓶打他。

“值班酗酒，沃克。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上帝！当你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在最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喝醉了。你留下他们……留下他们等死，而你……你去喝醉。就这一点，我本该枪毙你，但枪毙对你来说太仁慈了。我要你活着……带着内疚活下去。”桑顿说这些话时感到一阵一阵的痛楚，他太愤怒了。

“我为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沃克试图解释，但是他的话语沙哑又含糊不清，“我什么……也做不了……”

桑顿把酒瓶扔进沙子里。“你让我恶心，沃克。你要知道，这



是一个可以上军事法庭的罪行。你等着，我会把看你受辱和被军队开除作为我的个人职责来完成。”

沃克说不下去了，但是他昏沉的头脑中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一个足以改变自己人生的错误。

（伦敦：1880年10月4日）

“你确定他是可以信任的？”阿瑟·西姆斯嗅探着用鼻子吸气，对站在小巷尽头闪烁的煤气灯下的一个侧影点了点头。

獾·约翰逊，之所以这样叫他，是因为一道生动的白色条纹贯穿在他浓密的黑发中央，像极了獾。他点点头，笑了起来。“是啊，他是有点单纯，但完成我们让他做的事情是没问题的。而且，如果他有任何麻烦……”他停下来，从内兜里取出一把致命的剃须刀。刀片猛地张开，在空中嗖嗖地挥动。“我只需要给他一个血淋淋的喉咙，是不是？”

阿瑟·西姆斯没有被逗乐：“你在哪里找到他的？”

“你认为我在哪里找的？在黑天鹅。不要担心，我以前在那里见过他，我还看到他做过一些扒窃的勾当，他干得非常漂亮。他坐过牢。在旺兹沃思，他为我们做事只要五个英镑就很开心了。”

“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几乎什么也没说。你把当我成什么人了？我只是告诉他，我们打算在汉森巷入室行窃，所以需要一个人望风的人。他以前干过这种事儿。”

西姆斯又吸了口气。“我不敢确定。你和我都知道，应该是老大审查他之后，我们再用他。如果出了岔子，我们都会有一个血淋淋的喉咙……或者更糟。”

獾欢快地笑了起来：“你害怕了，是吗？”

“谨慎，这高于一切。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这个家伙有犯罪前科，你不必担心。如果你是谨慎的，你就应该明白，有一个目光锐利的人睁大眼睛替我们盯梢，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别去介意这个家伙会如何计划这个差事，我们才是深陷险境的人……”

西姆斯对这番话感到不寒而栗。“好吧，你有你的想法。他叫什么名字？”

“乔丹，哈利·乔丹。”獾把他的剃须刀滑回一个特殊的口袋，然后翻出了他的手表，“是时候行动了。”

当钥匙灵巧地滑入锁眼，獾咯咯地笑着说：“如果能走进去，这简直不是犯罪行为。”

阿瑟·西姆斯推了一下他的伙伴，“得了，进去吧。”他低声说道。然后他转身对附近的朦胧身影说：“好了，乔丹，去做你的工作吧。”

哈利·乔丹向西姆斯行了一个模拟的军礼。

一进入建筑物内部，獾就点燃提灯和查看地图。“沿螺旋形楼梯上去，保险箱在二楼尽头处的办公室里。”他小声嘀咕着这些



心里都知道的信息，仿佛在为自己打气，告诉自己理论已然变成实践。

俩人在这寂静无声的处所摸索着方向，提灯发出的微弱的黄色光束在他们面前折射出一条路。当楼梯上蜘蛛状的金属映入眼帘时，他们发现金属正下方的地板上有一个障碍物。那是一个秃头男子充满惰性的身躯。阿瑟·西姆斯跪在他身边：“守夜人，你会像灯熄灭一样安然入睡。他今晚喝了很特别的茶。”他轻轻地掀起秃头男子的眼皮，看了看他的眼白。“他现在不会打扰我们，獾。我猜想，明天早餐的时候，他醒来会感到雷鸣般的头痛。”

獾咯咯地笑了起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展。

上楼梯后，俩人走近藏有保险柜的那个房间。獾再次从他的口袋里掏出钥匙环，然后将一个钥匙滑入锁内。门轻松地被打开了。提灯很快把目标锁定到壮观的史密斯-安德森保险箱，一个巨大的坚不可摧的铁玩意儿，在房间的一角傲然而立。它和人一般高，重量约有三吨。俩人凭经验都知道，打开这个保险箱的唯一方式是用钥匙——更确切地说，多个钥匙。总共需要五个。当然，移动这只巨大的保险箱就需要一支小规模军队，天知道需要多少炸药才能把它炸开，而且这一举动所制造的噪音足以惊动伦敦警察厅。

獾把提灯递给他的同伙，西姆斯稳稳地拿着提灯，目光集中在这个巨大的铁石棺一般的保险箱和它的五个锁上。带着涌上心头的又一阵快感，獾从裤兜深处掏出一串铜环，上面包含五把钥匙，每把钥匙的式样都不相同。每把钥匙的头部都刻着一个数字——分别

对应着保险箱上的五个锁。

獾跪在光束的中心，插入了第一把钥匙，结果顺利地听到咔哒一声。第二把钥匙也是如此。第三把也是。但第四把钥匙遭到了拒绝。獾向他的同伙投去了担忧的一瞥，但两个人都不言语。獾撤回钥匙，再次尝试了一下，还是同样的结果。他的眉头上浮现出一层细密的闪着光泽的汗珠。到底是错在哪里？这个错误当然不在计划之内。前三把钥匙都是对的，他简直不敢相信老大竟然犯了一个错误。这是闻所未闻的。

“试第五把钥匙。”西姆斯低声说。他也同样感到困惑和担心。

在迫切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驱使下，獾服从了。引人注目的是，第五把钥匙竟然和前三把一样，毫不费力地滑入锁眼，并发出了同样明确的咔哒声。一丝希望之光重新点燃了獾受挫的热情，他转动保险箱的把手。没有动静。保险箱似乎不愿让步。他一屁股坐了下来，嘴里咒骂道：“见鬼，这到底怎么回事？”

“再试一下第四把钥匙。”黑暗中传来他的同伴的声音。

獾照他的话做，屏住了呼吸。钥匙和锁孔的匹配没有问题。此刻，他的手在颤抖，他停了下来，生怕又失败了。

“快点，獾。”

他转动钥匙，起初有一些阻力，然后……钥匙开始转动，旋转，发出咔哒一声。

“这些混蛋，”阿瑟·西姆斯低声发出刺耳的感叹，“他们改



变了锁的序列，这样就无法按顺序打开锁。老大也无法揣度。”

獾站起身来，开始拉扯保险箱的大门。“啊呀，真够重的，”他咕哝的同时，笨重的保险箱大门开始移动，“这比我的老女人还要笨重。”他观察着每个细微的变化，热情再次被点燃。门吱的一声开了，威严而缓慢。獾耗费了将近一分钟的努力，保险箱的门才完全敞开。

现在，阿瑟·西姆斯可以将提灯的光束转到保险箱的内部了。可是他这样做了以后，惊诧得目瞪口呆，紧接着发出一声令人窒息的喘息。

“是什么？”獾气喘吁吁地问，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

“你自己看。”回答声响起。

当獾凑身向前，冲着巨大的保险箱门内部四处张望时，第二缕提灯的光束照了进来。

“柜子里空空如也，恐怕是这样吧。”

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清晰，尖利，有权威感。两个重刑犯不约而同地一致凝视着说话人。

提灯的光束凸显出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人站在门口，薄薄的嘴唇上浮着一抹嘲讽的笑容。这是哈利·乔丹吗？真的是他？他穿着乔丹平时穿的破旧格子西装没错——但是蒜头鼻和大胡子去哪儿了？

“恐怕游戏已经结束了，先生们。我想说的是：‘你们已经被逮了个正着。’现在请不要妄作企图逃脱，警方已经在大楼外等待